# 游侠儿

.

游侠儿（上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田里的甘蔗长得比人还要高。而这个年青人从天刚黑就一直伏在甘蔗田中，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前面的大房

子。

他有着极倔强的一张脸，此刻，他的口中咬着一柄锋锐之极的匕首。

突然地，他直起了身子。因为他发现大房子走出一个强魁壮汉，正朝着甘蔗田的小径走过来。

壮汉愈走愈近，那年青人的背已成弓状般地高高隆起，就在壮汉从身旁走过时，年青人的身子，陡地窜了

起来，咬在口中的匕首已到了他的手中。

年青人的双手双足尚未着地上而那把匕首已疾刺而出，正好对准了那壮汉的後心。

这一扑一刺，算得如此精准，壮汉几乎是一点儿闪避也没有就卜地倒下，年青人压住他的身子，直到他确

定那也壮汉已断了气，这才弹起来，那把匕首依然回到了手中。

雨开始下了、天际在一瞬间转成阴暗。

年青人冒着大雨，紧闭着嘴走向市街。就在一条巷弄转角处，突然出现了一位紫堂脸。浓眉大鼻的中年人。

「你等一等。」中年人低沈的声音说着。

那年青人陡地站定，转过头来，望着了那中年人。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和你说！」中年人笑着∶「刚才我

看到你杀了一个人。」

年青人的眼神转成阴冷，他缓缓地移动着脚步，用迅雷不及地托出匕首，朝着那中年人的咽喉疾刺了出去。

中年人的反应是何等敏捷，只见他手腕一翻，五指如何，已硬生生地抓住了年青人的手臂，他平静地说∶

「不错，就是这柄匕首，是凶器。」

年青人被抓得死紧，在咽喉发出奇异的声响，他全身肌肉愤张，看得出他正在竭力挣扎，但是一点儿效果

也没有。

中年人「嘿！嘿！」冷笑了数声，然後才松手。他整了整头上的竹笠，走进雨中。年青人收拾好匕首，立

刻急奔尾随。

中年人由大路转进了一条小巷，直来到了一座古庙。他站在古庙门前，头也不回地说道∶

「你为什麽一直跟在我身後？」

「我要杀你！」年青人回道。

「为什麽要杀我？」

「因为你看到我杀人。」

中年人伸手将竹笠揭开，直视着那年青人，道∶「为了这个原因，你就想杀人？」

「是的，而且已杀过两个人了。」

「杀人，应该是为了银子才干的事！」

「我不懂。」

「那你第一次杀人又是为了什麽？」

年青人的脸上突然出现一片极痛苦的神情来，他似乎是不想回答这问题，但见他弯腰低头，电光火石之间

又亮出了那把匕首。

「哈，哈、哈，哈┅┅」中年人好像背後长着眼睛，身形跃开之际，大笑着说∶「你杀不了我的，不过你

既然跟定了我，或许可以学得更多，看得更多，懂得更多，哈，哈┅┅」

中年人向庙中走进，来到了後院。在那水渍之中，停着一辆马车，他打开了车厢门，一纵身就跃了进去，

接着他探出头来，叫道∶

「喂！你还要再跟我的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我赶车来了。」

年青人一句话也不说地上了车座，拿起插在车座边的鞭子，挥动着，将马车自古庙的後院中赶出去。那中

年人的声音，自车厢中传了出来∶

「往北走，到开封府去，我先叫你认识一下有了钱过什麽样的生活！」

马车在道上疾驰，年青人是一个胜任的车夫，他把鞭子挥得「啪啪」响，雨虽然很大，他却浑然不觉。

中年人闭上了眼睛在想着∶这个年青人是谁？看他那一身破旧的装扮，绝不是什号人物。但是看他那种出

手的犀利和乾净俐落，确是一等一的杀人天才。

中年人本身已是江湖上成名的无形杀手——雷英。他有许多精妙之极的杀人手法，也因此为他带来了无数

的财富。

雷英杀人的代价很高，但是从不失手。他是一个心灵冷酷得如同魔鬼一样的人，可是自从他看到了年青人

的手法之後，他非但不避那年青人，反而心底激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欢喜。他立定了主意，要驯服这个年青人，要

年青人为他去杀人。

马车进了开封府，在一家金左转，来到了一处华丽无比的巨宅之前。

守门的两员大汉远远望见，立刻拉开声门大声呼叫着∶「快让开，雷大爷来了！」

马车被带引着向宅内驶了进去，门内是一个很大的天井。

雷英下了马车，转过头来，向那年青人招了招手道∶「下来！」

同时自怀中「刷」地一声，摸出一张银票来，在珠红的人印中，是黑黑的人字∶「一万两」。雷英说∶「

这院子，我全包下了，你们先服侍这位少爷。」

年青人听雷英称呼他为「少爷」，一时之间茫无头绪，只是傻楞楞地问道∶「那麽——？雷大爷？你别走，

我跟定你了。」

「哈！哈！哈。」雷英笑着说∶「我也跟定你了，如果分开再被你找到，那我更难提防了。」

周圈的人听不懂他俩对话的含意，却早有服侍的人在一旁催促着∶「少爷！

请跟我们来。」

年青人被引进了花香锦簇的回廊，回廊尽头是一间极大的房，房中那一座白石切成的池，足有一丈见方，

弥漫着一股醉人的芬芳。

「少爷，可要先叫两位姑娘，来陪你？」

「哦？不，不要。」年青人吃惊地回拒着。

服侍的人退出之後，年青人舒舒服服地漫入那彻而香馥馥池水，就看到那扇明亮的门，打开了少许，一只

涂着鲜红凤花汁的纤手，自门外伸了进来。

那是雪白丰腴的一截手臂，提着一只竹篮，篮巾放着一套衫裤。

年青人站在池边，心跳了好久，才向前走去，拿起竹篮中的衣服穿上，居然十分合身。这时，那门整个打

开了，一个明眸白齿的少女探头进来，向他笑着∶「请跟我来，兰姑娘在等你呢！」

「兰┅┅兰姑娘？」

那少女做了微笑，她穿着极薄的纱衣，柔滑的手臂在轻纱的笼罩下，若隐若现。年青人的心头又狂跳起来。

他不由自主地跟在她後面。

绕过角亭，那少女将他带到一间别致的雅房，就「格格」笑着走开了。

年青人推开雅房的门，看见装台之前坐着一个少女，正在拆散头上的发，她那一头乌黑光亮的柔发，像瀑

布一样泄了下来，披在肩上。由於她双手高举着，是以衫柚返到了胁下，两条粉光细致的手臂，那麽均匀，那麽光

滑，看来就像是玉雕一样。

他已经是二十二岁的大男人了，但他从未曾见过如此标致的美人，年青人整个呆住了。

「你远道而来，可要吃些什麽？」美妙的声音殷勤探询着。

「我┅┅」年青人张大了口，结结巴巴地说∶「哦┅┅不用了。」

美人儿来到了他的跟前，一股漫人肺胸的幽香散发着，她的俏脸白里透红，轻纱里头，雪白的胸部，隐约

可见，年青人开始喉乾舌涩。

他感觉到周身有一团烈火在烧着，气血升腾，终於克制不住地伸手抓住了那美人的香肩。

美人儿发出一下荡魂蚀魄的娇呼声，身子一扭，那件轻纱自她的肩头滑下，晶莹雪白、柔嫩润滑的肌肤露

了出来。她那香馥馥、软绵绵的娇躯整个投进了他的怀抱。

年青人如履云端般地飘飘然。美人儿轻轻「暧」了一声，仰起头来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说∶

「你┅┅嗯，你看看，我的心跳得多厉害！」

「是┅┅是┅┅」他手足舞蹈，支支不能言语。

美人儿又对他娇媚的一笑，娇声莺吟般∶「你┅┅愿不愿意要我┅┅？」

「哦，愿意，我当然愿意！」说着，他低头来吻着她的香唇。

「你是有钱的大少爷，而我只是┅┅」

「不，不是这样的，我，我┅┅不好，你┅┅」

年青人不知道该如何表明目已的身份及想法，更不知该如何表达他此刻的感受。他只觉得有一种焦急迫切

的需要及冲动，他紧紧地拨住了他的她。

美人儿那双春葛似的柔夷，在他广阔的胸膛抚摸着，年青人起了一阵寒颤，他咬紧牙根，却觉丹田火热，

裤下那条肉肠子已经坚硬得高举起来。

美人儿伸长香舌，勾搅着他的舌头，使他又如触电般地颤抖起来，紧接着两个人就跌入牙床上了。

她的轻纱松开了，她的亵衣褪下了┅┅她微开着双眼，像是不胜害羞。

年青人粗粗的手在她那雪白的身体上摸索着。

美人儿有适中的乳房，峰顶是粉红的小乳头。她的小腹平滑平坦，底下就是个小山丘隆起的禁园和一双长

的玉腿。

年青人的欲火高升，满脸通红，他吸吮着她的小乳头，愈来愈感觉自己的衫裸裤。美人儿又轻声叫着∶

「嗯┅┅嗯，我┅┅我的心好像┅┅好像要跳出来┅┅嗯┅┅我┅┅我┅┅全身┅┅都，都┅┅轻飘飘┅

┅嗯┅┅要浮起来了┅┅嗯┅┅」

年青人早已欲火焚心，经她这麽一阵轻哼，立刻提枪上马。可是他似乎找不到正确的途径，那条硬肉肠子

只是在她的桃源洞外东顶西突地。

「嗯，嗯┅啊，啊┅┅轻一点┅┅轻┅┅慢慢来┅┅」

美人儿说着，将自己的双腿分开，纤手扶住他的硬肉肠子对准洞口，缓缓地磨擦着。

年青人已急得满头大汗。他的呼吸声转为沉重了。

美人儿微微移动腰肢，使她的玉门更能配合他的肉肠子，片刻之後，他终於进去了。

「啊，啊┅┅」她皱着眉头∶「你┅┅你的┅┅啊┅┅你的┅┅怎麽┅┅怎麽┅┅啊┅┅这麽大┅┅」

年青人只是笑着不回答，他握着她的乳房，突然腰部往下一挫，只见那美人儿娇弱不堪地叫着∶

「唉┅┅唉呀┅┅你┅┅你这个人┅┅真是狠心┅┅唉呀┅┅你好狠┅┅怎麽┅┅怎麽可以这样┅┅唉，

唉呀┅┅」

她的泪水从紧闭的眼角流了出来，同时也握紧小手不住地打骂着年青人的胸膛。

年青人一时之间傻住了，他期期哎哎地说道∶「姑娘┅┅我，我┅┅实在是忍不住了┅┅我，我┅┅我对

不起你。」

他说完，立刻挺起腰身，要将那条坚硬的肉肠子抽出来，美人儿立刻夹紧双腿，同时扳住了他的粗腰，娇

声道∶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┅┅现在不难过了。」

美人儿说完後，那双玉手就伸向他的耳後，熟练地轻抚着他的颈背，同时吐气若兰地吩咐着∶

「现在好多了，呵┅┅我从没见过像你这麽大的┅┅说实在话，太充实了，呵┅┅我好舒服┅┅」

年青人又傻了一阵，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，刚刚流出泪来，现在又说舒服？

他的全身已经在烈火中火烧一般，胯下的肉肠子被又紧又温暖地束缝着，逼得他不得不说话了∶「姑娘，

我，我实在┅┅姑娘┅┅让我抽几下可好？」

年青人说完，立刻感到内肠子的前端有一阵滚热的水流，是那麽突然地倾泄而来，那种滚热的快感是他这

一生中未曾经验过的快感，他用力向前挺进几下，只听美人儿的娇呼声又起∶

「哎，哎，哎、┅┅哎呀┅┅少爷┅┅哎呀┅┅我，我来了┅┅哎呀┅┅我来了┅┅哎呀┅┅这麽好┅┅

这┅┅这┅┅麽好┅┅我┅┅我，我出来了┅┅」

年青人将她紧系地抱住。美人儿的纤腰开始上下左右地摆动着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地叫着∶

「少爷┅┅呵，呵┅┅美死了┅┅呵，呵┅┅太美┅┅美死了┅┅呵┅┅哎呀┅┅我，我┅┅我要飞上天

┅┅飞上天了┅┅少爷┅┅亲爱的少爷┅┅我┅┅我┅┅太美了┅┅太美，太美了┅┅」

美人儿的玉户再次泄出了淫水，她的桃源洞已成湿漉漉的泥水路，年青人趁势快马加鞭，猛起猛落。他的

肉肠子愈撑愈硬，怒气冲冲地在抽送之际，带出了「噗、噗」的声响。

美人儿的纤腰愈撑愈急，她细长的手指捏入他的背肌，她已经在刻不容缓的颠峰状态了，只听她又叫着∶

「呦，呦┅┅少爷┅┅吆，你是我┅┅我的心肝宝贝┅┅呦，我乐┅┅乐，乐死了┅┅我愿意一辈┅┅一

辈子服侍你┅┅愿意┅┅哎呦┅┅抱紧，抱紧┅┅哎呦用力┅┅哎呦，用力┅┅啊┅┅」

美人儿一阵紧急呼叫後，突然她玉户内的阴壁一阵了的收缩，从那子宫深处涌出浓浓的阴精，那子宫口密

密地含住了年青人的龟头，且用力地吸吮着。

「呵┅┅啊┅┅我┅┅」年青人挺直双腿叫着。

他禁不住这种有力的吸吮，只叫了两三声，就全身一阵舒服，将那股强劲的精水激射而出。

美人儿喘呼呼，俏脸上又是一片绛红。

年青人从未想到女人可以使他如此快乐的宣泄，她紧靠在他的身边，两个人之间简直连一点儿隙缝也没有。

美人儿星眸微睁，长睫毛轻闪着问道∶

「你┅┅喜欢我吗？」

「嗯。」他用力地点头。

「我叫心兰。」

年青入不再出声。在这以前，他过的是餐风饮露的流浪生活，而此刻锦罗统帐，温香软玉，他心中想着这

就是人生最美的境界了。

只是他想不通，为什麽会一下子有了这种际遇呢？既然想不通，那只有不再去费精神罢。

他就是如此想法中沉醉在温柔乡里，一直过了七天！

那是黄昏时分、心兰坐在台之前，正在整理她乌光亮丽的柔发，年青人在她的身旁，轻轻地摊住她的纤腰。

帘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心兰的身子挣了一挣将他推了开去。

来的是三个人，两男一女，那女的是一个老妇人，叫道∶「兰姑娘！」

「来了！」心兰忙应着。

心兰向门口走去，和那老妇人低声讲了几句话，揭帘向外走去。而那另外的两个男人则走进来，其中一个

托着一只盘子，年青人低头一看，盘中压着一柄匕首，衣服旁是一双旧靴子。

那是他的东西，他还可以认得出来，他不禁失神地抬起头来，说道∶「什麽事？」

那两个人笑着道∶「客官，你该走了！」

年轻人陡地叫了起来，道∶「小兰呢？」

那两个人中一个，笑了起来，道∶「兰姑娘？她另外有客人，客官要是想再续前缘，那也容易，还是照以

前的银价好了，虽然兰姑娘是越来越红了！」

年青人的身子晃了一晃，他要扶住桌子，才能站稳身子。他道∶「你┅┅你是说，要花银子，才能和兰姑

娘在一起？要多少银子呢？」

年青人呆了片刻，才沉缓地一字一顿道∶「我不管怎样，替我找兰姑娘来，我要她！」

那两个男人互相望着。发出惊异，卑视的笑容，捧着盘子的那个将盘子放在桌上，道∶「客官这是你的东

西，带着它走吧！」

他讲完，两个人一起向外走去，年青人陡地怪叫了一声，一伸手，已抓住了其中一个入的肩头，将那人硬

生生地拉了回来。

他将那柄匕首对住了那男人的喉尖，声音有点嘶哑，喝道∶「替我找兰姑娘来！」

那男人吓得脸都白了，另一个即夺门而出，大叫道∶「杀人啦！有人要杀人啦！」

那人的叫唤声，像是一只利箭一样，直刺进了那年青人的心膛，他陡然一抬头，直射向那夺门而出的那人

的背心。

匕首的去势如此快，眼看已要射中那个人了，突然之间，斜剌里人影一闪，一个人疾掠而至，伸手，拨开

了那人，同时，反手一撩，已将匕首操在手中。

在那年青人未曾看清楚是怎麽一回事之际，那人已经握着匕首，走了进来，他正是雷英，嘻嘻地笑着，望

着那年青人，笑道∶「小伙子，在这里杀人，看到的可不只一个人，捕快，转眼就到，你能走得了吗？」

年青人道∶「我┅┅我┅」

可是他的话未曾说出来，就觉得雷英五指，陡地一紧，他的手腕被扣。雷英的手指一紧，他身不由己，就

被拉着向外走去。

雷英的脚步越来越快，转眼之间，便自一扇边门，奔了出去，门立即关上，在门外一株大树之下，就停着

那辆马车。

雷英的手臂用力一挥，年青人的身子不由自主，被他挥得向前直冲了出去，直到了马车之旁，才站定了身

子。他才一站定，雷英手臂又一握，他的那柄匕首「飘」地飞了过来，插在年青人的脚旁的地上。

雷英冷冷地说道∶「拾起来，那是你杀人的工具，别忘了，你还得用它来杀我！」

年青人一弯身，自地上拾起那柄匕首来，握在手中，望定了雷英。

他叫道。「雷大爷！」

雷英板着脸，道∶「什麽事？」

那年青人道∶「雷大爷，┅你替我花过一万两银子，自然┅┅自然不在乎再花多一万两银子！」雷英「哈

哈」笑了起来。他笑得如此高兴，那是他等了好久的一句话，他几乎以为自己会听不到那句话了，但那句话毕竟自

那年青人的口中说了出来，这证明这年青人虽然怪，但是他毕竟是人，他有着人的一切弱点！

雷英笑着，那年青人脸上的神情更卑下了，他急促道∶「雷大爷，你有钱，你不在乎多花一万两银子，你

——」

他这一个「你」字才出口，突然之间，他整个人一纵，向前扑来之际，手中匕首，陡地挺起！

那柄匕首，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和他整个人一起，一起扑向雷英，雷英的笑声陡地停止了，他疾一

扭身，「咻」的一声响，年青人手中的匕首，自他的胁下穿过，刺破了他的衣袖，雷英也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惊

呼声，那一下，只要相差两寸，那就会被那年青人刺死了！

他的动作也是快疾到了极点，不等那年青人有缩回手的机会，他反手一掌，疾指而出，「叭」地一声，正

击在那年青人的肩头。

那一掌的力道真不轻，击得那年轻人的身子，向後直跌了出去，「碰」地一声，跌在地上，滚出了好几下，

才站了起来。

雷英向自己的腋下望了一眼，风从破洞中吹进来，使他的腋下，有凉冬冬的感觉。

他缓缓地道∶「趁你有事求人的时候，下手杀人，本来就是最好的时刻，人家一定不提防！」

那年青人苦笑了一下，道∶「不过，我还是失败未能杀死你。」

雷英停了片刻，才道∶「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学过武，如果有人好好地教你武功，你的动作就会更快，更

准，那样，我或许死在你手下了！」

那年青人道∶「那麽，我在你身上，至少可以找到一万两银票？」

雷英一征，突然又「哈哈」大笑了起来，道∶「原来你刚才杀我，是为了银子？」

那年青人有点神情痛苦地偏过头去，他虽然没说什麽，可是他心中，却不断在问自己，我是为银子而杀人

吗？

他继续想∶当然不，我是为了要和心兰在一起，可是，没有银子，她就无法和我在一起。

年青人喘着气，他的声音，嘶哑得像是一头负了伤，在哎叫着的野牛一样，他道∶「给我一万两银子！」

雷英奸笑着，摊开双手，道∶「一万两银子会有什麽用？就算我肯给你，你只能包她七天，七天之後，那

又怎麽样？何况，平白无故，我为什麽给你一万两银子？你可知道，世界上有许多许多人，辛苦一生，也赚不了一

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？」

年青人面色灰白，垂下头去，说道∶「我知道。」

雷英笑得更是高兴，那年青人正一步一步，向他安排好的路上走去！

他道∶「不过，那些人全是傻瓜，像你这种聪明人，别说是一万两，就是十万、百万，也一样可以赚得到

的，你知道麽？你只要八万两银子，就可以替兰姑娘赎身了，从此，她就是你一个人的了！」

那年青人抬起头，望着雷英。

他觉得喉际又有点发乾，这几天来，他的确长了不少知识，至少他知道，当一个男人，想起女人和银子的

时候，喉头会异样乾渴的。

他结结巴巴地道∶「我┅┅我能赚那麽多银子？」雷英道∶「能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照我的吩咐去做事情。」

年青人呆了一呆，才问道∶「你┅┅你会叫我做什麽事情？」

雷英的回答实在太简单了，太简单到了只有两个字，他道∶「杀人！」

年青人身子一震，闭上了眼睛，现在他明白了，当他第一次听到雷英说他为了银子而杀人的时候，他实在

不明白，而且，他还以为自己是再也不会明白的。

然而现在他明自了，他明白为了银子而去杀人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！

他又慢慢地睁开眼来，说道∶「你要我去什麽人？杀了那个人，我可以得到多少银子？」

雷英的脸色，在刹那之间，变得十分严肃，他向前大踏步走了出去，那年青人亦步亦趋，跟在他後面。

「你每杀一个人，我可以给你一万两银子。」

年青人喘着气，低声道∶「我要杀八个人！」

雷英不理会那年青人的这句话，他只是自顾自地道∶「可是，我不会将银子给一个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的

人，告诉我你的名字和来历！」

年青人的口一张。终於吐出了声音来，他道∶「我姓周，叫周见。」

雷英皱了皱眉，那年轻人有个怪名字，但是他对这个名字，并不表示怀疑，他又道∶「周见，你从什麽地

方来？」

周见的口角，又牵动了几下，才听得他道∶「我从河北，龙云庄来。」

雷英陡地吃了一惊，失声道∶「龙云庄？那麽你第一个杀的是什麽人？」

周见低下头去，他的脸上∶重又现出那股痛苦的神情来，面肉抽动着，道∶「是龙云庄主。」

雷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龙云庄的龙庄主在一个月之前，突然的离奇死去。

武功如此高强的龙庄主，死得那麽离奇，武林之中，实轰动了好一阵，有不少人甚至怀疑那是雷英干的好事。

雷英并不怀疑那年青人的话，他只是觉得奇怪，他问道∶「龙庄主的武功极高，你┅┅杀了他？你是怎麽

下手的？」

周见仍然低着头，道∶「我下手的时候，他绝不提防，在人不提防的时候，一身武功，就等於浪有武功！」

雷英听得周见那样说，心头不由自主，感到了一股寒意，向後退了两步。

这一老一少两个杀人者互望着，心思都在刹那间千变万化，互相都想捉摸对方的心意，但是他们俩是绝顶

聪明的人，他们决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心意，而当他们发现对方正想摸着自己的心意之际，他们

一起笑了起来。

雷英一面笑，一面道∶「怎麽样，去不去，只要你杀了八个人，心兰就是你的了。」

周见脸上的笑容，突然消失，他凝立着，看来像是正在思索一个极重要的问题，过了好久，才自他口中，

吐出了三个字来道∶「要多久？」

「那可说不定，快的时候，十天八天，慢的时候，半年一载！」

周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道∶「我等不及，你先借十万两银子给我，我一定替你杀十个人！」

「你要我先给你十万两银子，你得替我杀了十二个人！」

周见立时道∶「好，银票拿来。」

雷英一个转身，走了开去，同见就跟在他的後面，不一会，便已穿出了玉香院後门的那条巷子，到了街上。

周见跟着雷英，走进了一家银号，那自然是一家老字号了，普通人，只怕连踏进这样的银号的胆子都没有，

大堂中阴沉沉地，紫柳木的家俱，沉甸甸地，雷英和周见一进去，就受到最好的待遇。

周见闭上了眼睛，在这以前，他已经杀过人，他每一次杀人，都是为了想洗脱他第一次杀人的罪，他要做

一个清白的人。

但是现在，他要开始为钱杀人了！

周见本来是龙家庄的一个马夫。龙家庄龙庄主，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入物，庄中高手如云，龙庄主有十二弟

子，江湖上称十二小龙，个个都有独特的本领。

龙家庄的马厩中，养着两三百匹好马，有着三十多个马夫，周见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

周见很勤恳，也不爱出声，即使是其他的马夫，也不知道周见时时溜出去，去看龙庄主和十二小龙练武，

这可是周见唯一不安份之处。

他费了很久的时间，掘了一条地道，地道直通到练武场旁的一株大树下。而那株大树的树干是被蛀空了的，

刚好藏下一个人，周见可以在那株大树的树干中直直地站上一个时辰、两个时辰。

他看到过龙庄主的武功，也看到过十二小龙的功夫，他没有什麽练的机会，他只是将看到的招式紧紧记在

心里，他也将龙庄主所授的内功口诀记在心里，他知道那些口诀十分有用，因为他感觉自己，脚步越来越轻快，身

形越来越轻巧。

真正使得周见平时刻板的生活起了重大变化的，是在一个月夜。

那天晚上，躺在稻草堆上的周见，被马嘶声叫醒。他┅┅

他翻了一个身後，偷偷地向外爬去，爬到了马厩之後的一丛草旁，双手拉着野草，拉起一块木板来，木板

下面是二个乌溜溜的深洞。

他像是一条蛇一样，向着那洞中滑了进去。

没有花费多久时间，当他吃力地擦过在地下曲折盘旋的树根之後，他的身子直了起来，他已经在那株大树

被虫蛀去了的树干之中了！

他直起了身子，吸了一口气，就从树干上的小孔，向外看去。

就在离他不到一尺，有一个人的讲话声传了过来！那人的讲话声离他绝不会超过一尺，简直就是靠在树干

上在说话！

周见立即明白了，那是龙庄主的十二弟子中，老三的声音。

「二师哥，怎麽样，你难道一点打算也没有。」

「有什麽打算？老头子自然将掌门的位置让给老大！」

老三阴声阴气道∶「二师哥，你要是不想办法，自无就是那样了，可是你年纪比老大大，尊他一声大师哥，

不过是因为他入门早，你又是带艺投师，武功更比他强得多，我看——」

「老三，你是想叫我┅┅这叫人知道了，可不得了！」

老三笑着，道∶「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，还曾有什麽人知道？老大绝不提防我们会向他下手，就在这

两天，就可以动手了！」

周见不但心剧烈在跳着，他的身子，也在不由自主地发着抖。

他站着，运气也不敢出，只见老二和老三走了开去，他们两人的脸上，都有着一种十分古怪的神情。

第三天，龙庄主的大弟子，十二小龙之首，剑龙汪大章的死讯，传遍了整个龙家庄。

汪大章是在龙家庄七里外的一个小山丘下遇害的，可能是一早就已经被人杀了，但直到中午，才被人发现。

龙庄主大是震怒，派出了很多人去追寻凶手，周见眼看着老二老三，也是一脸悲愤，向庄外驰去。

周见在干活的时候，双手禁不住发抖，因为他知道是谁杀死了汪大章。

第五天，龙庄主的二弟子，十二小龙的第二个，江湖阅历极其丰富，投师之前，在江湖上已大有声名的陈

雕飞，也被人暗害了！

龙家庄上下，更大为震动，周见又眼看着老三声音都哑了，大声疾呼着，领队冲出庄外去，要去找杀害陈

雕飞的凶手。

周见在干活的时候，手不再抖，他有足够的证明，知道陈雕飞的死，是老三下的手。去了老大和老二，他

老三就是老大了。

第六天晚上，轮到周见值夜，他坐在马厩之前，一盏气死风灯的光茫，在黑暗中看来，十分暗淡，是看到

一个高大的身形，同马厩走来。那是龙庄主。

周见立时站了起来，龙庄主手中提着一条极宽的皮带、皮带上、插着二十四柄锋利之极的匕首，双手之匕

匕首，可以连发二十柄，那正是龙庄主的绝技。

龙庄主将皮带在马厩的梯上一放，沉声道∶「快替我备一匹快马！」

周见答应了一声，道∶「是！」

可是在那一刹间，他却想告诉龙庄主，是谁杀了老大和老二。

他感到，如果自已说了出来，龙庄主一定会对自己另眼看待，也许可以不再当马夫那麽辛苦。

所以，他在答应了一声之後，又叫道∶「龙庄主！」

却不料他才叫了一声，龙庄主已然闷声喝道∶「快去备马！」

周见怔了一怔，忙又道∶「龙庄主，我——」

这一次，他只不过多说了一个「我」字，龙庄主已陡地抬起腿来，一脚跺在周见的胯下，喝道∶「我叫你

快去备马！」

龙庄主的那一脚，将他的身子踢得直跌出了丈许开外，重重地跌在草料堆，所以他并不觉得什麽疼痛，可

是在那一刹间，他内心的创痛，却是难以形容的，他的脸上，像是被火烧毁一样地热了起来。

他立时明白了，他自己在龙庄主的心目中，不如一头畜牲！

龙庄主一定不会那样抬腿踢他心爱的骏马，但是可以一脚将他踢得跌出一丈多远去。

周见的心狂跳着，他站起来，低着头，连身上沾着的草也不拍，就走近近马厩，牵着一匹马出来，来到了

龙庄主的身前，捧着马鞍，放在马背。龙庄主顺手拉过那条插满了匕首的皮带来，向腰际围去。

也就在那一刹间，周见心头的愤怒，到了极点，他突然伸手，在皮带中拔出一柄匕首来，而且立即刺进了

龙庄主的心口！

龙庄主那时的神情，是周见再也忘不了的。

周见看到他睁到着眼，双手仍然紧握着那条皮带，脸上现出一种极其古怪的神情，看来他是想笑，但是他

根本未能笑出来。

因为周见的匕首，正插在他的胸口，他几乎是在周见一出手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了。

周见呆了许久，才一缩手，拔出那柄匕首，龙庄主的身子向前一倒，倒在那匹马上，他的身形十分高大，

上半身恰好压在马革上。

周见只呆了极短的时间，就没命也似的向外奔了出去，他翻过庄子的围栅，跌进庄外的深沟中，沟中的水

使他一身湿透，他爬出了深沟，又向前奔，也不知奔了多久，他一交跌下，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，他脸贴在地上，

喘着气。

他不知道伏了多久，才听到一阵马嘶声，突然由地传了过来，周见倏地抬起头来，这才看到，原来天已亮

了，东边一片鱼肚白，同时，他也看到了一个人骑着马，来到了他的身前。那个人也是龙家庄的马夫。

周兄的心跳着，那人拉着马，道∶「小周，想不到你有那麽大的胆子！」

周儿的喉际，乾得几乎不能出声，他道∶「你┅┅你在说什麽？」

那人笑了起来，道∶「小周，别抵赖了，我全看见了，你，一刀插进了龙庄主的心口！」

那人讲到这里，忽然又压低了声音，道∶「小周，你知道麽？你和我发了大财哩，我看你像鬼一样逃走了，

走过去在龙庄主的身上摸了摸，摸到了一大包金子。怕不有百来两！王八蛋才在龙家庄干活了，来，小周，我带你

喝一杯酒去压压惊！」

周见直到这时，才定过神来，道∶「你┅┅你不会去对人家说起啊！」

那人笑道∶「自然，对人说了，金子还带得安稳麽？来，到前面镇上去！」

那人说着，牵着马急急向前走去，周见跟在他的後面，接下来的事情，他也无法详细记得起来了，那是因

为当时，他的心中太乱，太害怕了。

而想到他的匕首，又剌进了哪人的胸膛之际，他才有了一种滑稽的感觉，他感到那人竟以为杀人者会让一

个看到他杀人的人，活在世上，那实在太滑稽了？

周见在下手杀那马夫的时候，自以为很秘密，但还是被一个壮汉看见了。周见开始追踪该壮汉，直至七天

之前，可是这次叫雷英看见了。

周见陡地抬起头来，雷英已站在他的身前，手中拿着厚厚的一叠银票，望着他在笑。

周见站了起来，在雷英的手中，接过了那叠银票，虽然一叠只是轻飘飘地，但是提在手中。却给人一种意

外的沉重之感。

周见捏着那叠银票，另一只手，在银票上轻轻地抚摸着，他好像又摸到了细脂香馥，滑嫩柔白的心兰的胸

部。

「我在龙角巷有一幢屋子，虽小些，倒也精致，就送了给你吧，可是，明天一早，就得替我去办事！」雷

英平静地说。

周见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道∶「是！」

他走出了银号，他不理会雷英到什麽地方去，和以前几次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他并不小心翼翼地去追踪要杀

的人，他知道雷英是不会离开他的。

周见将一大叠银票，「啪」地一声，抛在大理石的桌面上。围在桌旁的那些人，都凸出了眼珠子来。

虽然玉香院是见惯「化银子的阔客」，但是一出手十万两银了，这也是第一次的。

他大模大样地叫道∶「心兰呢？叫她来，立时跟我走，我已在龙角巷有了屋子。」

一声声的呼叫声，传了进去，一阵莺莺燕燕的声音，又像是回声一样地传了回来。帘子揭开，四五个姑娘，

拥着心兰，来到了周见的面前。

心兰的脸颊是绛红的，周见一看到了她，立时便踏前一了一步，可是就在那一刹间，他站住了！

他看到了在心兰身後的一个姑娘。

那姑娘比心兰高，心兰的皮肤已经够白的了，但是这位姑娘更白，白得像是可以挤得出汁来，白得像要透

明了一般。那姑娘比心兰苗条，斜飞的凤眼比心兰更惧人心魂，她身上的一件纱衣很薄，她的胸部在微微起伏着，

当周见向她看来的时候，她略低着头，可是媚眼如丝，她望着周见，令得周见全身发痒。

也就在那一刹间，心兰脸上的红色消退了，因为她看到周见的视线，不在她的脸上。

周见在银票中抽出了一张来，放在桌上，直指着那高而苗条，媚眼如丝的姑娘道∶「她，我要和她在一起

七天，好好服侍我！」

其馀的银票，拥入了怀中。周见向前走去，当他在心兰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他甚至未曾再看她一眼，而迳自

拥住了那姑娘的纤腰，那腰枝是如此纤细，如此之柔软，他进了飘飘然的境界！

这一回的他已经不是初入「玉香院」的那种土样子了，他被那姑娘迎进了房间，立刻大模大样地托着她的

香腮，问道∶「你叫什麽名字呢？」

「巧儿！」她媚笑着回答。

「巧儿，哈、哈、哈，巧儿，你这是如何养好的一身白肌肤呢？」

巧儿不回答。周见将她抱起往床上，不慌不忙地解开了她那蝉翼般的纱衣。

巧儿雪白粉嫩的玉体在灯光之下，显得十分耀目，周见的呼吸立即沉重起来。

「你的这双奶儿比心兰的更人，而且更白。」

他说着，把头钻进她的胸部，用牙齿轻轻地咬着她的乳头，同时中指已从她的玉户插入。巧儿有点紧张地

躲着，同时叫出声来∶

「哇┅┅不要咬了┅┅痛死了？」

「谁叫你要闪避！」

「人家痒得忍不住了！」巧儿娇声娇气地说。

「好，你别紧张，我不会弄痛你的！」周见说完，开始放松力道，但是仍持续地吸吮着。

「啊┅┅哎哟┅┅」巧儿感到全身趐麻，两条大腿渐渐的分开。周见乘势将插在阴户裹的手拔出，用两个

指头轻轻夹住她那粒小的阴核，轻巧的搓了一下，一方面又用嘴吸吮着乳尖。

「啊┅┅」巧儿全身颤抖着，再也不做挣扎了。

周见的手指，继续在她的胸部抚摸，又撩撩她的阴核、阴唇，使她不时扭动着臀部。

在阴户附近活动的手指，已觉得逐渐湿润，黏黏的液体，不断的在增加。周见便用食中两指，插进阴道，

抽插了几下以後，又在阴壁上子宫口搔弄。

「啊┅┅哦┅┅你┅┅」

周见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了，立刻抽出没有任务的左手，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丢在地上，不一

会儿也一丝不挂了。

巧儿的淫水不断地往外流，使周见在她阴道里搔得「渍！渍」作响。

「巧儿，你觉得舒服吗？」

「啊┅┅你坏死啦┅┅哼┅┅」

巧儿嘴里哼着，两腿也渐渐的弯曲起来了，将阴户抬得高高的，随着他的手指动向。一上一下的挺着。

周见忽然抽出阴户上的手指，将身体同後一缩，头部立刻埋入她的两条分得大开的玉腿之间，跟着就用嘴

在她阴户上舔了起来。

虽然前些日子，也曾和小兰尝试过这种滋味，但那时正是他刚刚出道之时，功夫还不如现在来的精妙。

巧儿难以消受这种近似疯狂的挑逗，只痒得她直打颤抖，浮水如柱的泄出，情绪紧张已极的叫道∶

「啊┅┅哎呀┅┅你快别┅┅别吻了┅┅我受┅┅受不了┅┅了┅┅哦┅┅哎呀┅┅好哥哥┅┅我┅┅我

真的┅┅真的受┅┅不了┅┅啦┅┅」

听了巧儿的央求声，更把周见刺激得欲火猛升，不但不停止，反而变本加厉的用舌尖在她阴核及大阴唇上，

拼命吸吮，一会儿又将舌尖伸进她阴户里转吮舔弄。

「啊┅┅别舔了┅┅快停止┅┅哦┅┅哎呀┅┅」

过了不久，巧儿的臀部又开始颤动了，她将屁股连连上抬，朝他嘴上猛凑，越凑越起劲。

「啊┅┅哼┅┅那个地┅┅地方好痒┅┅痒啊┅┅咬呀┅┅还是不┅┅不要舔了吧┅┅啊┅┅快┅快快┅

┅停下来┅┅来来┅┅哼┅┅不要┅┅」

可是她的话恰巧和她身体的动作相反，她的两腿张得更开，屁股抬的更高，扭动的也更加快速了。

周见更加卖力，更用牙齿轻轻的咬住她的阴核。

「咬┅┅哎哟┅┅妈呀┅┅」

巧儿快要发疯了，她用两条大腿勾住他的颈子，屁股急急朝上顶，牙齿咬的支支响，鼻子里发出断断续续

的哼声。

周见拼命的咬着，吸着，弄得他满鼻满嘴都沾满了黏黏的糊糊的淫水。

「啊┅┅快停下来呀┅┅哼┅┅哦┅┅快停┅┅哦┅┅」

嘴上叫周见快停，其实她自己反而动的更急，最後竟用双手将他的头，拼命的往里按，迫得周见的嘴吻得

她阴户更紧，嘴里大声叫喊∶

「啊┅┅我┅┅我要出了┅┅快、快┅┅用劲┅┅咬┅┅咬┅┅我的阴┅┅阴核┅┅对┅┅啊┅┅对用劲

┅┅快用劲┅┅劲┅┅啊┅┅我丢┅┅去了┅┅」

她两腿用力支得高高的，把周见头部也高高抬起，猛然全身劲力一松，周见也跟着扑在床上，热呼呼黏糊

糊的阴液，全部泄在他的嘴里，被他一古脑的吞到肚子里去了。

「哎┅┅你坏死了！把人家整得要死要活的才称心！」过了一曾，巧儿多情地白了他一眼，轻轻叫着。

「嘻！不见得吧！」周见嘻嘻笑道。

「讨厌！讨厌！」巧儿小脸一红，羞答答地骂道。

「既是讨厌，那刚才你拼命按我的头干嘛？」

「吆！不理你，坏死了！」

可是欲火正旺的周见，岂能安份下来，他不理巧儿的做作，仍然不断地在她身上毛手毛脚的挑逗着。

惹得巧儿嘻嘻哈哈的满床滚，时而，周见那根火热的阳具，像条铁棒似的，顶在她的娇躯上，使她感到异

样的舒适和刺激。

不一刻功夫，哼笑之声渐渐的爱成了轻微的哼哈之声了，闪避的动作，也减低到最低程度。

「哎？你这冤家真缠人，先让人家休息一会儿呀！」

「别让我发急好不好？要休息等完了以後再一起休息嘛，好不好？」

「哎！你这样整我，我真有点吃不消！」

「哈哈！吃不消也要忍着点，否则别怪我又找个姑娘来！」

「呸！你敢！」她说着，狠狠的白了他一眼，复又再怜惜的将周见的阳具抓住，轻轻套弄着。

周见舒畅地吐了一口气，手指亦不停地搓着巧儿的乳尖。

微微跳动的阳具，使她喜爱万分，爱怜地弯起身子，眨着眼睛，看了一会，终於将那东西塞进自己的嘴里，

轻柔地吸吮着。

周见再也忍不住了，急忙坐起，将她推在床上，乘势骑在她身上，巧儿也马上将两腿分开，阴户往上直凑，

周见腰部猛然一挺，只听「滋！」的一声，阳具已插进了大半。

「哎哟！你轻点嘛！真是急色鬼！」

周见不管她的死活，不断地往下挺，只插得巧儿紧皱眉头，喘着气道∶

「喂！喂！慢点，慢点！人家痛死了！」

这时巧儿的阴户里，早已流满了淫情浪水，并且周见的阳具上也被她的小嘴吻吮得遗留下许多口水，所以

抽送起来，除了觉得紧狭外还很滑润，不到数下，整根阳具已整个漫没在阴户中。

巧儿咬紧牙关顺着他冲刺的姿势，扭摆着屁股迎合上去。

这样搞了一会，巧儿的扭动也随着周见的抽送快速起来，颤抖的声调说道∶

「啊┅┅好、好痒啊┅┅朝左边点┅┅啊┅┅对啦┅┅哦┅┅哼┅┅啊┅┅好┅┅好舒服呀┅┅真，真是

太好了┅┅啊┅┅好哥哥┅┅太好啦┅┅朝右┅┅右边点┅┅对┅┅对啦┅┅哦┅┅太好了┅┅」

突然，她好像垂死的人在作最後的挣扎似的，拼命的挺着，摆着、扭着，嘴里的叫声也加大起来了。

「唉，唉哟┅┅要快，要快┅┅我来了┅┅我，我┅┅哎哟，哎哟┅┅我要丢了┅┅我┅┅美极了┅┅」

巧儿的身子一阵颤抖，子宫加速收缩，一阵浓热的阴精泄在周见的龟头上，随着他的抽送又被带出阴户，

那黏黏的液汁流到床上。

她已娇弱无力地躺在床上，但是周见彷似生龙活虎般，忽左忽右，时快时慢地抽送着。

周见经过了七天和心兰在一起的不断研练，加上本来就强健过人的体魄，所以特别持久耐战。

巧儿此刻是既不能罢战，又无力迎合，只有咬紧牙关，耐心地忍受着。这样抽插了不知多久，巧儿已一次

泄过了一次，他依然硬举，不肯收兵。

「好哥哥┅┅妹妹实在┅┅实在受┅┅受不了┅┅受不了啦┅┅啊┅┅你，你先停┅┅停。」

周见看她实在虚弱得支撑不下了，心里有点儿不忍，再说，这已经是他包下的姑娘，也不必急在一时，於

是才安慰她道∶

「好啦，好啦！先休息一阵再来吧，我肚子饿了，叫人送些吃的来，哦，还要最好的酒。」

周见爱怜地抚摸着她光滑的背部，喃喃说着∶「巧儿，你比心兰更美，我，我喜欢┅┅」

她柔若无骨地靠在他的身上，情浓意蜜地低下了头。

雷英直到第四天上午，才又出现在玉香院。

当他推开门时，周见正将脸贴在巧儿姑娘的小腹上。巧儿将一颗颗的樱桃，往他口中送。

巧儿看见雷英突然出现，惊得「咦」地一声，赶紧推开了周见，拉过一条纱被来盖上，可是她一只修长的

粉腿，却仍是露在外面，散发着无比的诱惑。

周见站了起来，雷英仍然站在门口，他望着周见，望着床上的巧儿，面上现出疑惑的表情，问道∶

「你怎麽没搬到龙角巷的那幢房子？还有┅┅这怎麽不是先前那位┅┅」

周见打了一个「哈！哈！」道∶「雷大爷，我已经改变了主意，这里，美丽的姑娘，太多了。」

雷英缓缓地吸一了口气，他说不出来是高兴，还是惊骇，他高兴的是，当周见明白了这一点时，十万银子

绝不够他用。而只要他继续要用银子，他就得不断地为自己杀人，直到永远。

而令得雷英惊骇的是，周见懂得太快了，谁能知道他下一步，又会怎样做？

他呆了很久，才道∶「你出来，我们的正经事，让去办了！」

周见和雷英，来到了外间，雷英便将一张摺着的纸，交给了周见，道∶

「这是一座大庭院的大致图形，你要杀的那个人、住在这屋子中，绝不轻易露面，他的脸上，有一搭黑色

的黑记，他身形粗大，比你高半个头。」

周见问道∶「他叫甚麽名叫？」

雷英笑了起来，说道∶「叫甚麽名字有甚麽关系，你难道是看他的名字去杀他？」

周见并不笑，他紧绷着脸。他的心情很紧张，但是他知道，不论如何，他非去杀那个人不可，因为他不能

没有银子花，难道在经过了那样的享受之後，他还能穿着破衣服，淋着雨去流浪？

雷英望着他，忽然叹了一声，伸手在周见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下，道∶「我看，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！」

周见像是漠不关心道∶「为甚麽？」

「那人的武功很高，他的手下，也是武功极高的高手！」

周见在这时，忽然笑了起来，道∶「好得很啊，我要是能杀了他，自然功德圆满，要是杀不了他，我也绝

不能活着回来，那你就不必担心了！」

雷英像是被毒针刺中了一样，震了一震，他的声音，也不由自主问，提高了很多，他道∶「我担心甚麽？」

周见却已转过身去，道∶「担心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！」

雷英不禁苦笑了起来，他已经感到他是在玩着一团火，这团火一定会越烧越烈，可能有一天，会烧到玩火

者自己的身上。

周见向前走出了四五步，才站定了身子，道∶「我明天一早就走，这种事，是急不来的，可能要十天半个

月，才能有结果。」

「那不要紧，你干妥了之後，再回到这里来，我在这里和你见面。」

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

清晨，周见骑着马，离开了玉香院。

当他驰出了丈许之後，回头看去，晨雾缭绕之中，玉香院的建筑，看来有点迷蒙。

周见继续策马向前，当他经过了一个小镇的时候，他弃了马，换过了身上的衣服。看来他和以前，并没有

甚麽不同，仍然是一个飘泊流浪的穷小子，然而、如果留心看他的双眼，就可以知道他和以前并不一样！

他的双眼之中，闪耀着那样贪婪的光芒，这种光芒，就像是一只饿狼一样！

他向前走着，日头晒得厉害。他全身都湿了，破布挂子紧贴在他的身上。到了傍晚时分他来到了一片丛林

地，伏了下来，望着前面一堵高高的围墙。那是一座没有门户的城堡，进出都得从高墙跳跃。

周见不知应该如何下手，但是他知道，自己如果耐着性子等着，机会是会来的。

天色渐渐黑了，大群大群的蚊子，绕着他嗡嗡乱飞，周见仍然伏着一动也不动，就像他根本不是一个人，

而只是树下一块大石头。

当阵马蹄声突然传来时，周见看到了两团灯火、一辆马车，马车正在疾驰而来，周见也移动着身子，来到

了小路上。

他的手中，已经握住了那柄匕首，他看到，赶车的是一个精壮的汉子，这一带没有别的屋子，那汉子一定

是到那屋中去的，这可能就是他要等候的机会。

果然，车子在圈墙边上，停了下来，围墙内响起了一阵犬吠声。

赶车的汉子下了车，来到了车厢边，去打开车门，那时候，他背着周见，而周见已然像一头猫一样，来到

了他的背後。

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※

那汉子打开了车厢，自车厢中，抱出了一个长条形的包裹来，周见立即看到那一幅纱被之中，是裹着一个

人，一个女人！

那女人的长发，自纱被的一端落下来，那汉子将这个女人负在肩上，走向围墙，周见的七首，已经刺中了

他的腰腹！

那汉子的身子向後倒来，周见一伸手，先托住了那女人，然後随卸伸手握住了那汉子的头。那汉子的身子

用力扭曲着，周见的手指越来越用力，他听到纱被中那女人发出沉吟，同时也听得墙内有人叫道∶「祝老二，还不

快进来，老头子等不及了！」

周见松开手，将那汉子的尸体，迅速地拖开去，然後，负起了那女人，拉过了马车，就用着车身垫脚，爬

上了墙头。

他一上了墙头，就看到围墙内是一大片空地，五、六个人，每一个人的手中都牵着一头比马还要大的大狗，

那些狗正在发出惊心动魄的吠叫声，狗牙在黑暗之中，闪着白森森的光芒。

当他落地之後，那六七头大狼狗，吠得更凶了，若不是那些人用力拉住了狼狗颈圈上的皮带，狼狗一定已

向他直扑了过来。

那几个人一面拉住了狼狗，一面喝道∶「你们这些畜牲想死麽，吓着了老头子急等着的美人，可都得将你

们宰了！」

周见吸了一口气，疾步向前走着，他在庆幸自己的幸运，他是负一个女人进来的，那些人，是当狼狗是在

吠那个祝老二找来的人，绝想不到是在吠他！

周见急急向前走着，天色黑，他低着头，一直来到了一幢屋子之前。

那屋子前也是漆黑一团，但在黑暗中却可以看到，有两个彪形大汉守着，周见才一踏上石阶，那两个汉子

中的一个。就转身叩了叫门，门立时被打了门来，一个中年妇人，在门内叫道∶「跟我来！」

周见含糊应的一声，他发觉自己走在一条很长的走廊之中，只见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门，那，妇人带着着周

见，直来到了那扇门门前，扣着门，道∶

「老爷，祝老二回来了！」

门内立时响起了一个很雄浑的声音，道∶「进来！」

那中年妇人推开了门，走廊中本来是黑得连一点光也没有的，可是当门被推开之後，一股强烈的光芒，直

透了出来。

他听到门在他背後关上的声音。门内的光线实在太强烈了，周见站着不动，只听得那雄浑的声音又喝道∶

「快将人放下，出去！」

周见眯着眼，这时，他已经可以稍为看到房间中的那个人了。

那人比他高一个头，身形粗壮，赤着上身，肌肉起，脸上还有一搭黑记。

那正是个要杀的人！

周见头略又低了下来，身子一侧，他负在肩上的那女人，也被他卸了下来。

当那女人自纱被滚出来的时候，是全身赤裸的，她的一头乌发，散在她晶莹脾滑的身体上，也就在那一刹

间，周见看到他面前的人，双眼停在地上的那裸女身上。

这是周见下手的最好时机，而周见是从来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。他再也明白不过了，如果他放过了一个

最好的机会，那麽，他要付出的代价，便是他自己的死亡了！

他的手腕陡地一翻，手中那柄匕首出手，便已向前送出。

强烈的灯光下，匕首的精光只闪得一闪，就看不见了，因为整柄匕首，就在那一利间，没入了那人的胸中，

那人的头陡地抬了起来，匕首深剌入他的胸中，周见的手，还紧握着匕首的柄，他望着周见，周见也望着他。

立刻之间，先是从那人的鼻孔中，继则在那人的口角中，鲜血泛泛地涌了出来，那人一开口，他发出的声

音，因为他口中满是鲜血而变得含糊不清，他道∶「你┅┅为什麽要杀死我？」

周见发出的声音压得很低道∶「为了银子。」

那人的口角掀动着，他的脸肉只是发出了一阵急剧的抽动，接着，便软了下去。

周见将那人顺势一推，推得跌在地上的绣垫上。这才开始打量那间房。

那是一间陈设得华丽之极的房间，玉香院中的房间也比不上它，周见才一抬头，就看到了一只架子上，放

满了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。

周见大步走向前去，咬着匕首，双手抓住了那些宝物，向怀中塞着，直到他的衣服鼓起来，再也塞不下为

止。他打开了几个柜子，终於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在一只金漆箱子中，他找到了一箱银票。

这时，他抓起银票来，略看了一看，心头已狂跳了起来。这麽多的银子他可能已比柳三拥有更多银子了！

门外很静，他应该怎麽出去呢？

他先将门推开一道缝，然後，在怀中取了一座由珍珠串成的宝塔，紧紧地握着。门外的走廊没有人，他进

来的时候，用心记着地形，是以他直向走廊外，走了出去，当他来到一座月洞门前的时候。门内有两个人守着，周

见的心又碰碰跳了起来。

门外就是花园，花园中的狗吠声，在断断续续的传来，那两个人守在月洞门前，转过头来向周见望来，周

见的脸色有点发青，但是他还是一迳向前，走了过去。他居然走过了月洞门，而那两个人没有的出声！

周见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幸运，他正想加快脚步时，後面两人，已经齐声叫了起来，道∶「喂，你是甚

麽路数，哪里来的？」

他向前一奔，後面两个人，已经齐声呼喝了起来，在花园中，也有四、五个人向前逼来，而周见从脚步声

听来，也可以知道，後面追上来的人，比他奔得更快，已经追近了！周见抓住珍珠陡地一抬，向後扬了一扬，仍然

继续向前奔去。

当他的手向後一扬之际，龙珠大小的珍珠，少说也飞了二三十颗出去，只听得身後那两人惊呼了起来，周

见不顾一切向前奔着，手又向前挥着，珍珠在黑暗中闪着光泽，飞向前面。

自他前面围过来的那些人，身手极高，当珍珠向着他们飞过去的时候，有两三个人一翻手，就将珍珠接在

手中，当他们接住了珍珠之际，他们不由自主，发出一下呼叫声，也自然而然停止脚步。

周见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向前奔着，奔到了墙前，他用力将那金漆盒子，隔壁抛了出去，然後，伸手抓住墙

缝，向上攀着。

两头狼狗追扑了上来，咬住了周见的裤脚，周见用力挣扎着向上爬，他的裤脚被扯破，那两头狼狗，向下

跌落了下去，狂吠着。

周见向上爬得如此狼狈，几乎他全身的每一条肌肉，都在出力，紧贴着墙，是以他藏在怀中的那些奇珍异

宝，纷纷落了下来。

当他终於翻过了墙头，向下纵跳了下去，拣到了那只金漆盒子，向前直奔，迅速地没入黑暗中的时候，他

才发现，怀中只剩了一件东西了。

【完】